

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中国语言资源的应用研究

风晓¹ 金双龙²

1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, 内蒙古呼和浩特, 010000;

2 包头师范学院, 内蒙古包头, 014000;

摘要: 语言学概论作为语言学入门课程, 承担着向学生传递基础理论、阐释核心概念、引导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任务。中国语言资源兼具多样性与文化性, 涵盖汉语方言、少数民族语言、古代汉语及现代语言变体等丰富形态, 为语言学概论课程提供了本土化、具象化的教学素材。本文从理论教学、概念阐释、实践教学三个维度, 探讨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具体应用路径, 分析其对提升教学实效、培育学生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, 并提出应用过程中的优化方向, 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本土化建设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: 语言学概论; 中国语言资源; 课程应用; 教学实效; 文化认同

DOI: 10. 64216/3080-1516. 25. 02. 078

引言

语言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, 其教学内容以通用语言学理论为框架, 涵盖语音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、文字学、语言类型学、语言政策等多个领域。传统教学中, 该课程常以印欧语言(如英语、法语)为主要案例, 虽能传递理论共性, 却因与学生的母语认知经验脱节, 导致抽象概念难以理解、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。

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资源, 汉语包含 130 余种方言, 73 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 5 个语系,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的文字演变脉络清晰, 现代语言变体(如网络语言、行业用语)鲜活动态。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载体, 更是语言学理论的“本土实验室”——将其融入语言学概论课程, 既能为通用理论提供本土化实证, 又能帮助学生以母语经验为起点理解抽象知识, 实现“理论—案例—实践”的闭环。因此, 探讨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, 具有重要的教学实践价值。

1 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理论教学中的应用: 验证与补充通用理论

通用语言学理论多基于印欧语言体系构建, 而中国语言资源的独特性(如汉语的声调系统、方言的语法差异、少数民族语言的形态特征), 可成为验证、补充甚至修正通用理论的重要素材, 帮助学生突破“以印欧语言为中心”的认知局限, 理解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。

1.1 在语音学教学中: 以汉语声调验证“超音段特征”理论

语音学章节的“超音段特征”(如声调、重音、语调)是教学难点, 传统教学多以英语重音为例, 学生难以直观感知。而汉语的声调系统(普通话四个基本声调、粤语九个声调)是“超音段特征”的典型样本: 在课堂中, 教师可通过对比普通话“mā(妈)、má(麻)、mǎ(马)、mà(骂)”的发音差异, 让学生直观理解“声调通过音高变化区别意义”的核心; 再结合方言声调(如吴语的入声、闽语的变调), 进一步说明“超音段特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”, 使抽象的语音学理论与学生的母语实践结合, 降低理解难度。同时, 汉语声调的研究成果(如赵元任的“五度标记法”)本身就是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贡献, 可让学生意识到中国语言资源对通用理论的补充价值。

1.2 在语法学教学中: 以少数民族语言补充“形态学”维度

通用形态学理论以印欧语言的“屈折形态”(如英语动词的时态变化)为核心, 而汉语作为孤立语, 形态变化较少, 易让学生误以为“形态学仅适用于屈折语”。此时, 藏缅语、阿尔泰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形态特征可成为重要补充: 例如, 藏语的“黏着形态”(通过后缀表示人称、时态, 如“བློ་བྱ་”“完成体”后加“འདྲིན”)、维吾尔语的“派生形态”(通过前缀“ئىش-”将名词变为动词, 如“ئىش”“工作”变为“ئىشلىتىش”“做”), 可帮助学生理解“形态类型的多样性”, 意识到形态学理论需涵盖不同语言类型; 再对比汉语的“虚词+语序”(如“我吃了”用“了”表完成, 而非形态变化), 可进一步阐释“语言类型学”中“孤立语、黏着语、屈折语”的分类标准, 使语法学理论更具完整性。

1.3 在文字教学中：以汉字构字特点来丰富教学

汉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，其演变过程直观展示中华文明三千年发展史，如“看”字的甲骨文形态（手、目的组合）表示举手遮光远眺的动作。逻辑与记忆强化：通过字理识字（如“森”字三个“木”，表示树木繁多）或部件扩展。汉字的象形特征对非母语者学习来说也比较理解，汉字成为跨文化交际媒介。汉字在语言学教学中不仅是文字符号，更是融合语言训练、文化传承、思维开发及国际传播的多功能载体。

1.4 在词汇教学中：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

汉语词汇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如成语、典故、俗语等，教学中通过分析这些词汇的意义，可传递中华文化精髓。例如成语“风雨同舟”，词的表层意思是“风”和“雨”在同一条“小船”上，但它深层意思是“在困难中团结互助，共同面对。”对成语的研究揭示了词汇与文化的深层关联。

2 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概念阐释中的应用：具象化抽象知识

语言学概论课程包含大量抽象概念（如“语言变体”“文字演变”“语言规划”），若仅依赖理论定义，学生易陷入“死记硬背”。中国语言资源的具体案例可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现象，帮助学生深理解。

2.1 以方言差异阐释“语言的地域变体”

“语言变体”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概念，其“地域变体”（方言）的内涵可通过汉语方言的词汇、语音差异具象化：例如，在讲解“地域变体的表现形式”时，教师可列举“电脑”的方言表达（普通话“电脑”、粤语“电脑”、吴语“电脑”、川语“电脑”，或“手机”的差异：普通话“手机”、粤语“手提电话”、闽南语“行动电话”），让学生直观看到“同一概念在不同地域的语言形式差异”；再结合方言语音的差异（如普通话“n/l”不分在西南官话中的普遍现象、粤语“f/h”混淆），说明“地域变体的语音特征”，进而引导学生理解“方言是语言在地域上的分支，是语言多样性的体现”。此外，“中国语言资源集”（如《中国语言资源集·江苏卷》）中收录的方言样本，可作为课堂素材，让学生接触真实的方言记录，增强概念的实践性。

2.2 以汉字演变阐释“文字的发展规律”

文字学章节的“文字演变规律”（如从表意到表音、从繁到简）抽象难懂，而汉字从甲骨文到简体字的演变脉络，是阐释这一规律的绝佳案例：在课堂中，教师可

展示“日”“月”“水”等字的甲骨文（象形）、金文（线条化）、小篆（规整化）、隶书（笔画化）、楷书（定型化）、简体字（简化）形态，让学生直观看到“文字符号从具象到抽象、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变过程”；再结合“六书”理论（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），分析汉字从“表意为主”到“形声字占主导”的发展，印证“文字发展的表音化趋势”。这种以汉字演变为核心的教学方式，不仅让学生理解“文字演变规律”的通用理论，更能体会中国文字资源的历史厚度。

3 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中的应用：联结理论与现实

语言学概论课程需兼顾理论与实践，而中国语言资源的保护、研究与应用实践（如方言调查、少数民族语言教育），可成为实践教学的载体，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认知，理解语言学的社会价值。

3.1 以方言调查实践理解“语言资源的收集与保护”

“语言资源保护”是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延伸内容，传统教学多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而方言调查实践可让学生亲身体验“语言资源如何转化为研究素材”：教师可组织“家乡方言词汇收集”实践活动，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，收集家乡方言的日常词汇、谚语、童谣，记录语音特征（如声调、声母韵母），并对比普通话差异；再引导学生将收集到的素材与“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（如国家语委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）的调查方法对比，理解“语言资源调查的规范流程”（如录音设备的使用、语料的标注与归档）。通过这一实践，学生不仅巩固了“语言变体”“语音记录”等理论知识，更能意识到方言作为“活的语言资源”的重要性，理解“语言保护”的现实意义。

3.2 以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案例阐释“语言规划与政策”

“语言规划”是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体现社会功能的重要章节，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实践，是“语言规划”的具体体现：例如，教师可引入西藏、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编写案例（如藏语教材中“双语教学”的内容设计、维吾尔语教材中“语言标准化”的体现），引导学生分析“语言规划的目标”（如保护少数民族文化、促进教育公平）、“语言规划的手段”（如教材编写、师资培养、政策支持）；再结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中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”的规定，让学生理解“语言

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”，意识到语言学理论并非脱离现实的抽象知识，而是指导社会语言实践的重要工具。

4 中国语言资源应用于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意义

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，不仅能提升教学实效，更能培育学生的文化认同与学科认知，具有双重意义。

4.1 提升教学实效：从“被动接受”到“主动理解”

传统语言学概论教学多以“理论讲解+西方案例”为主，学生因缺乏母语经验支撑，易产生“理论与我无关”的疏离感。而中国语言资源的应用，将理论与学生熟悉的汉语、方言、少数民族语言结合，让学生从“被动听理论”转变为“主动用母语经验验证理论”，如通过自己的方言理解“语言变体”，通过汉字演变理解“文字规律”，极大降低了抽象知识的理解难度，提升了学习积极性与参与度。

4.2 培育文化认同：从“语言知识”到“文化自觉”

中国语言资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：方言承载着地域文化（如粤语与岭南文化、吴语与江南文化），少数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文化（如藏语与藏族文化、蒙古语与蒙古民族文化），汉字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。在课程中应用这些资源，可让学生在在学习语言学知识的同时，感受到中国语言资源的丰富性与文化价值，进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信，从“了解语言知识”上升为“自觉保护语言文化”，实现“知识传授”与“文化育人”的统一。

5 应用中的注意事项与优化方向

中国语言资源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虽具优势，但也需注意以下问题，以实现优化。

5.1 平衡“本土化”与“普遍性”，避免“地域局限”

应用中国语言资源的核心是“以本土案例支撑通用理论”，而非“以本土案例取代通用理论”。例如，在讲解“形态学”时，既需用藏缅语的黏着形态补充理论，也需介绍英语的屈折形态，让学生理解理论的普遍性；在讲解“语言类型学”时，既需分析汉语的孤立语特征，也需对比印欧语的屈折语特征，避免学生形成“只有中国语言才符合理论”的认知偏差。

5.2 整合“数字化资源”，丰富教学形式

当前中国语言资源已形成大量数字化成果（如“中

国语言资源库”“方言地图集在线平台”“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”），课程应用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：例如，在课堂中播放方言录音、展示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字样本、引导学生在线查阅方言数据库，以多媒体形式增强教学的直观性；还可设计“线上方言对比”“语料库检索”等互动环节，让学生在数字化实践中深化对语言资源的认知。

6 结论

中国语言资源是语言学概论课程的“本土富矿”，其在理论教学中的“验证补充”、概念阐释中的“具象化”、实践教学中的“联结现实”，不仅能提升课程教学实效，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语言学知识，更能培育学生的文化认同，让学生意识到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实践、中华文化的深刻关联。未来，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的推进，语言学概论课程应进一步整合这些资源，探索“理论+本土案例+数字化实践”的教学模式，使课程既具“学术深度”，又有“文化温度”，为培养兼具语言学素养与文化自觉的人才奠定基础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叶蜚声,徐通锵. 语言学纲要(修订版)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2] 曹志耘.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践与思考[J]. 语言战略研究,2016,1
- [3] (03):32-39. [3] 王远新.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与语言规划[J].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8, 45(02):135-142.
- [4]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. 中国语言资源集(分省卷)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2019.
- [5] 李宇明. 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资源保护[J]. 中国语文,2012(05):406-415.

作者简介：一作信息：风晓，女（1975.06—），蒙古族，籍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，博士，副教授，

研究方向：语言学、民族历史。

二作信息：金双龙，男（1974.02—），蒙古族，籍贯内蒙古科右中旗，博士，教授，

研究方向：语言学，阿尔泰语系。

基金项目：2023 年包头师范学院教学创新团队“语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”项目《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“语言学课程群”的建设与实践》。